



泰斗丛书

20世纪文学泰斗

加西亚·马尔克斯

朱景冬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加西亚·马尔克斯

• TAIDOUCONGSHU • 20SHIJIWENXUETAIDOU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孙毅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古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泰斗丛书

·20世纪文学泰斗·

加西亚·马尔克斯

朱景冬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77千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4348-1/K·590 印数：1—5000册

定价：13.00元

# 序

吴元迈

在人类文学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文学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蜂拥而起，异采纷呈的世纪，也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花开花落，更替频繁的世纪。在这个如此蔚为壮观的文学世纪中，出现了一批遐迩闻名的文学大家，他们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不懈的努力和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为丰富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奉献。今天，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就是为了介绍和阐述20世纪世界各国杰出作家及其生涯与命运、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以便读者对他们有一个全面了解。我们将在数年内分期分批推出这套丛书。

所谓“20世纪文学泰斗”，是比喻那些在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卓越成就和重要地位，而为人们所敬仰的作家。“文学泰斗”的涵义相当于欧美各国的“经典作家”一词，它来源于拉丁文的“classicus”，即“第一流”、“第一等”、“公认



的”意思。

每个文学时代由于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同，都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尽管人类文学的经典并不相同，既包括文学观念或主题，也包括文学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差异；然而构成每个文学时代的文学泰斗或经典作家创作的那些基本成分。诸如高超的艺术和永久的魅力、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涵义的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等，则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每个文学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决不会随着该时代的逝去而成为过去；相反，其所蕴含的客观真理、生活经验、审美价值、艺术潜能等，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连，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其实，不仅是古希腊的艺术和荷马的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启迪，而且四轮马车时代和蒸汽机时代所创作的那些卓越作品，也都如此。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代说些什么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

我想，每个文学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像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一样，是“说不尽的”，都属于要“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

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

如果每个文学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泰斗和经典，那么，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文学世纪，都产生了哪些文学泰斗和经典呢？

20世纪的文学地图与19世纪的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外，还有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发展中国家文学。这是20世纪文学的新气象。在今天，要谈论20世纪文学，不可能不提到大步走向世界文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者，不可能不提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小国——哥伦比亚的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在非洲，特别是在“黑非洲”，本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如今在那里民族文学却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且给世界文学奉献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等。

在20世纪文学的格局中，现实主义虽不再“一统天下”，但它仍然是强劲的重要的一极。换句话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或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终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在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萨克雷和狄更斯、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之后，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和风采的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诸如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伽尔、托马斯·曼、亨利·曼、伯尔、高尔斯华绥、肖伯纳、德莱塞、斯坦伯克、布宁、泰戈尔等。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观念、新的特点、新的倾向，审美地和敏感地反映和表现了动荡不安的时代，复杂和矛盾的生活，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苦难命运，他们在艺术上继承和发展



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法，并且广泛地采用了蒙太奇、意识流、抽象、荒诞、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以及传说和神话等。20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非现实主义流派的形式和手法的借鉴和吸纳，决不是现实主义的危机和异化，相反，这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列宁说：“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谈论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我想，文艺创作也不例外。布莱希特有一句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这就是说，20世纪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法的演进，乃是生活和时代的使然。

在20世纪文学格局中，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它萌发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思潮血肉相连，是人类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新型文学，其创作方法基本上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和诗人。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迅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美洲各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代表者，如约翰·里德、高尔德、巴比塞、瓦扬—古久里、奥凯西、贝希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伏契克、安德里奇、尼克索、鲁迅、郭沫若、茅盾、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欧亚两洲相继

出现十几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年青的社会主义文学以苏联文学为师，与苏联文学息息相连。这个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几乎与世界资本主义文学平分秋色。这是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然而，从80年代中期起，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先后迅速面向西方，终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倾覆和苏联的解体，使它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复存在。这是20世纪一次震撼世界的事件，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次严重挫折，它将留给人们长远和无尽的思考与探索。但是，社会主义文学在全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未来还会有长足的发展。

20世纪文学格局中，现代主义文学也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萌发于19和20世纪之交，是一种极为庞杂的文学现象，包括欧美各国为数众多而又相对独立的诸流派，如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立方主义、抽象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如普鲁斯特、瓦莱里、加缪、萨特、乔伊斯、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卡夫卡、格拉斯、斯特林堡、恰佩克、海勒、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等。尽管现代主义的每个流派的产生和存在时间、意义、价值、影响不同，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某些流派甚至相互否定，但它们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历史等方面，又具有许多内在的共同性，都竭力地在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对立和异化，以及自我的探索和思考。在这方面，卡夫卡的创作是最富代表性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状态的一种象征。在艺术形



式和表现手法上，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更多地使用象征、隐喻、时空颠倒、意识流、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潜意识、荒诞、抽象等，而且往往把它们推向极致。但是，现代派的这些共同性，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不排斥每一流派探索的多样性。

至于20世纪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无论在它的起始时间、它的实质、它的代表作、它和现代主义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在国外和国内都是有争议的和难以界定的。因此，对20世纪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不仅如此，对某些作家的作品，例如海明威、福克纳等的创作，究竟归于现实主义还是归于现代主义范畴，也难以界定。或许就存在这样的混合型和综合性的东西。总之，20世纪文学中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以上是我对20世纪文学的一点粗浅看法，权且就作该丛书的序，尽管为单本书作序很难，为丛书作序自然就更难，但有总比没有好。

# 目 录

- 第1章 加勒比海边的孩子**…………… [ 1 ]
1. 家世、童年和少年时代 …… [ 1 ]
  2. 在波哥大和巴兰基利亚 …… [ 17 ]
- 第2章 难忘的50年代**…………… [ 30 ]
1. 《枯枝败叶》…………… [ 30 ]
  2. 羁旅欧洲的岁月 …… [ 43 ]
  3. 在震撼拉美大陆的事件中 …… [ 57 ]
  4.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 68 ]
- 第3章 从电影编剧到创作《恶时辰》**… [ 82 ]
1. 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 82 ]
  2.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 102 ]
  3. 《恶时辰》…………… [ 112 ]
- 第4章 《百年孤独》与作者的倾向**…………… [ 122 ]
1. 《百年孤独》…………… [ 122 ]

2.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141]
- 
- 第5章 移居巴塞罗那…… [156]
    1. 在巴塞罗那的日子里…… [156]
    2. 别具一格的新闻报道…… [168]
- 
- 第6章 步入成熟…… [176]
    1. 《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 [176]
    2. 《家长的没落》…… [190]
    3.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206]
- 
- 第7章 到达峰颠…… [219]
    1.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19]
    2. 《霍乱时期的爱情》…… [233]
    3. 《迷宫中的将军》…… [245]
    4. 《十二篇异国旅行的故事》…… [254]
    5. 《爱情和其他魔鬼》…… [263]

## 第 1 章

# 加勒比海边的孩子

### 1. 家世、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时代总有那么几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发生。但是在本世纪下半叶，谁也想不到，一个出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小镇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竟会成为当今闻名于世的大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实，凡事皆有其因，偶然寓于必然。我们还是从他的家世谈起吧。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是哥伦比亚玻利瓦尔省里奥阿恰市辛塞镇人，在该镇的一所中学毕业后，上大学便成了他最美好、最迫切实现的理想。为此，他只身前往首府卡塔赫纳市考入了大学。入学后，他像一般穷人家的子弟那样废寝忘食地学习，学习成绩名列班级之首。这样下去，最后拿到一张用来求职谋生的大学文凭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天不从人愿，命非由己定。他的家庭偏偏经济状况不佳，亲友中也没有一个人有多余的财力接济他。无可奈何，他只好中途辍学，沮丧地返回家乡。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既无天公亦无地道的时代，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青年遇到此等厄运，自然毫不足奇。常言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能上学就工作。于是，他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不久便在傍海的热闹小镇阿拉卡塔卡邮电所谋到了当电报报务员的差事。他开始工作了。虽然薪水微薄，但维持生计还是够用的。

也许不应该总是把生活想得太坏，因为没过多久，他就幸运地认识了镇上的一位俊俏的姑娘。姑娘名叫路易莎·圣地亚哥·马尔克斯·伊瓜兰，出身算得上是地方上的名门世家。其父是遐迩闻名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兰上校；其母是这位上校的表妹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双亲都是瓜希拉省人。马尔克斯·伊瓜兰上校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有名的自由派将领拉法埃尔·乌里维·乌里维（1859~1914）的亲密战友，曾经参加1900年爆发的内战，在里奥阿恰等地的战役中带领士兵们冲

锋陷阵，以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赫赫战功荣升上校军衔，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度过了一生。

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虽然也是瓜希拉省人，但是她的祖辈却有委内瑞拉人血统。她本人则在科特斯家族的一个分支中同哥伦比亚早期的一次最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的领袖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sup>①</sup>的母亲堂娜罗莎里奥·普马雷霍·科特斯·德·洛佩斯有血亲关系。不少人断言，科特斯这个姓来源于塞法尔迪人<sup>②</sup>。而据哥伦比亚作家何塞·弗朗西斯科·索卡拉斯（1907~ ）考证，这个姓氏的先祖最早生活在西班牙托莱多省西纳戈加城。

马尔克斯·伊瓜兰夫妇一度迁到丰塞卡和巴兰卡斯居住，后来才移居阿拉卡塔卡镇。当时这个小镇是微不足道的。要不是马尔克斯上校的军功战绩和他妻子的高贵门第，他们各自的家族不会有任何特别之处；要是没有马尔克斯上校的影响，阿拉卡塔卡也不会那么快就变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繁荣一时的城镇。

然而，在对待女儿的婚事上，马尔克斯上校和他的夫人却受着传统伦理观念和等级门第思想的束缚。年轻的报务员身世卑微，职业低下。在他们看来，他要和他们那出身高贵、门庭显赫的女儿结婚，岂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此他们竭力反对这门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为了把这一对情意缠绵的恋人拆开，上校和他的夫人便把女儿路易莎送到内地城镇的亲友家居

---

① 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1886~ ），哥伦比亚政治家，1934~ 1938年和1942~ 1945年两度任共和国总统。

② 塞法尔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

住，免得她老是跟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幽会，搞得难分难舍。他们以为此计高明，能彻底割断那一对痴心的恋人的情思。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忘记了女儿的追求者是电报报务员。电报是可以通联四面八方的。所以，路易莎所到之处，总能收到心上人打来的电报，报务员也总能收到远方的恋人的情书。双双书来信往，感情越发深厚。如此这般，想把他们拆散已是枉费心机。无可奈何，在亲友们的撮合下，马尔克斯夫妇只得同意成全他们。不过他们必须离开阿拉卡塔卡。但是不管怎样，传统的旧观念毕竟被冲破，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7年，埃利希奥·加西亚和路易莎离开阿拉卡塔卡，住到北方瓜希拉省的里奥阿恰。不久，路易莎就怀了身孕，消息传到阿拉卡塔卡，马尔克斯·伊瓜兰夫妇喜出望外，赶忙把女儿叫回家来，以便分娩他们的第一个外孙。

1928年3月6日，随着呱呱的啼声，一个男孩坠地了。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乳名叫加夫列尔·何塞。

但是年轻的夫妇必须返回里奥阿恰去谋生。而为了生活，也只有靠当报务员时的那股顽强精神。于是，他们把年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交给双亲抚养，回到里奥阿恰去。连续奋斗了几年后，终于积攒了一笔钱，在巴兰基利亚市开了一片药店。后来他们移居苏克雷市，仍然靠药店的生意维持生计。若干年后，他们总算在加勒比海边的古城卡塔赫纳定居下来。

这对夫妇生活虽不富裕，人丁却很兴旺。他们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长子，下面有六个弟弟和五个妹妹。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母本是当地一户有钱有势的显赫人家。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年幼的马尔克斯自然安逸舒适，得天独厚。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曾是地方上自由党的领袖，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直到1928年香蕉工人大罢工后家道才趋于没落。如今虽然告老还乡，成了平民，但是他仍然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他穿着坎肩，系着领带，衣袋里装着一块带金链的怀表，仪表堂堂，举止潇洒，俨然一副绅士派头。

这位退伍老上校的家里，亲朋至友经常光临，特别是遥居马格达莱纳省的科特斯一家。老上校的热情好客是可想而知的，每次他都像孩子一样高兴，主动而周全地款待亲友。不难想象，老上校和亲朋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给年幼的马尔克斯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度过了童年，增长着见识，理解着世间的众多事物。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历时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香蕉热”、1928年在西埃纳加火车站发生的三千香蕉工人大罢工及其惨遭政府军大屠杀的悲剧，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

“香蕉热”，就是发财热。那个时期，国内外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麇集盛产香蕉的地区，野心勃勃，想发横财。“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乡客，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也到香蕉产区安营扎寨，极尽掠夺和剥削之能事。据统计，仅1908年，在一万一千名种植香蕉的工人中就有三千名是为联合果品公司卖命干活的。对那些年香蕉产区的繁荣景象，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描述的：“那年头，真是阔绰得很哪……人们一面跳着昆比亚舞，一面大把大把地烧着钞票。昆比亚舞通常是点燃



一支蜡烛来跳的。而那时，普通的香蕉种植园雇工和正式工人居然也阔得把钞票当蜡烛烧。也就是说，一个香蕉园雇工每月可以挣到二百比索，而镇长或法官的薪水仅仅六十比索。<sup>①</sup>

但是“香蕉热”给成千上万香蕉工人带来的并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真正的灾难和痛苦。美国佬老奸巨猾，手段卑劣，收买加武力，软硬兼施。培植惟命是从的傀儡政权，以便确保他们的地盘和特权，镇压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致使工人群众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医疗待遇也不能保证。工人忍无可忍，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终于爆发，使一切陷入了瘫痪。但是当局不但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问题，答应工人的要求，反而派兵镇压。军队把工人群众集中在火车站，谎说一位部长要来处理此事，实际上却是为了把工人困住，架起机枪恐吓，限令他们5分钟解散。工人无一撤离，军队便对工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数千名无辜的牺牲者倒在血泊中。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影响波及整个种植香蕉的地区。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但铭记在那个地区人民的脑海里，也牢固地刻在了未来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伤感的心灵中。

在外祖父家生活的那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外祖母和姨妈们口中听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头脑里装满了神奇的传说和关于鬼蜮亡灵的故事。对她来说，人、鬼、神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界限。她讲述故事的表情

---

<sup>①</sup> 加·马尔克斯与巴·略萨合著《拉美小说二人谈》，1968年，秘鲁。中文参见《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第12页。